

揽胜荆州

三观不闹市：清庐守素心

□ 郢之歌

荆州千年立城，自古便是荆楚重镇、南北咽喉，文脉荟萃，风物绵长。漫漫千年时光里，古城垣围一方沃土，四方商旅在此汇聚往来，南北文化在此交融共生。千百年来，城垣之内街巷纵横、坊市林立，晨有市井喧嚣缭绕街巷，暮有人间烟火铺满阡陌，车马络绎不绝，人声朝夕纷杂，繁华气度绵延千载不曾消减。俗世红尘的热闹喧嚣、功名利禄的世俗追逐、市井百态的人情纷扰，岁岁年年浸润着古城每一条老街深巷。世人终日奔波烟火俗世之间，追逐浮华虚名，极易被尘世浮躁裹挟身心，慢慢遗失原本纯粹的本心。而荆州三座传世古观——玄妙观、开元观、太晖观，自盛唐始建伊始，便独择清幽僻静之地，避开闹市繁华腹地，于车马喧嚣的古城之中，独辟三处清雅净土，静静伫立千年，始终初心澄澈。

所谓荆州三观，各有地界，各有岁月。玄妙观坐落于古城小北门内侧，紧靠古城城墙，独处城北幽静巷陌；开元观

坐落古城中路，毗邻荆州博物馆，深藏城池腹地；太晖观坐落古城西门之外，临水傍郊，远离街市人烟。三处道院一内一外，错落排布，跨越唐宋明清数代风雨，同为荆楚大地道教文化的珍贵遗存，现如今皆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古建筑。三座古观选址尽数避开热闹主街，不临车马通衢，远离商铺闹市，生来便疏离人间纷攘。院内草木清幽，院墙幽深古朴，青瓦高墙隔绝外界所有嘈杂，清风闲月常驻庭中，不问市井浮沉，不扰人间俗事。常年清静恬淡，与世无争，从来不会混迹红尘热闹之中，故而世世代代江陵百姓，流传下来千古俗谚，三观不闹市。

古往今来，道观之中素来清心静养，修身明德，淡泊名利，常怀平和本心。千百年来，一代代荆楚文人雅士、乡贤名士，时常漫步至此，观风月，悟流年，沉淀内心浮躁，在满城烟火当中寻取一份安宁，也是古城文脉当中，最为温润内敛的一重修养。岁月缓缓更迭，古城世事变迁不停。

反观三座古观，历经风雨岁岁洗礼，朝代更迭，人事变迁，从盛唐奠基，宋元修缮，明清再造，漫漫千载风霜走过，依旧初心不改，清幽如故。庭中古木岁岁常青，院中清风岁岁如常，千百年来始终沉静伫立，不染俗世风尘。砖瓦斑驳是岁月的沉淀，庭院清幽是本心的坚守，任凭城外闹市岁岁喧嚣，人事匆匆，观内始终风月不改，素心长存。历经一次次修缮更迭，留存下来的不止是古建筑台，更是荆州一城淡泊从容的处世风骨。

一方清庐，可安浮生心境；一寸素心，可渡人间万般纷扰。古观便是红尘闹市里面，难得留存下来的清雅清庐。青砖围合庭院，黛瓦覆尽流年，草木疏朗，风月恬淡，无车马喧嚣入耳，无俗世杂念扰心。静坐此间，便可抛开世间万般浮躁，褪去一身俗世疲惫，沉淀情绪，回归本心纯粹。古人修建道观，除却修身悟道之外，亦是留给一城世人一处静心自省的栖居之地。它时刻昭示着世人：繁华非本心，喧嚣非常态，世间

最珍贵的景致，从来不是市井热闹，而是内心清宁；最难得的坚守，从来不是随波逐流，而是初心不改。身处烟火满城的荆州古城，日日耳闻市井喧嚣，越发能够读懂古观千年独处的深远用意。

三座古观静静守望古城秋风月，默默昭示着做人处世的道理。身处繁华世间，不必刻意逃离烟火，不必隔绝人间百态，最难可贵的便是身在尘嚣之中，依旧能够守住质朴本心，常怀清静坦荡，淡泊欲望，素雅从容，不为浮华所惑，不为纷扰所困。以清宁抵浮躁，以素心渡余生，这便是古观流传千年、滋养一城文脉的真正深意。

风雨流年漫过古观院墙，岁月无声斑驳旧时砖瓦。几度春秋枯荣，几度人世离合，三座古观淡然静守古城一隅。不争繁华，不逐喧嚷，清幽自守，风骨清雅。以一院清幽，包容一城烟火；以一世素淡，温润千年文脉。纵使古城世事代代更迭，红尘喧嚣从未停歇，三观始终淡然静默，固守一方清宁。

岁月静好

闲看花开花落

□ 曹宏安

“美景如画映楼台，姹紫嫣红百花开”，这是《新白娘子传奇》里白素贞的一段唱词。

在万千盛开的花中，秋菊凌霜盛放，黄巢以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”，写尽菊花盛开时的磅礴气势；八月桂花飘香，宋之问有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”，道尽桂香沁人心脾的韵味；寒冬梅花迎雪独开，王安石吟咏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”，赞颂梅花不畏严寒、暗香悠远的品格。

我却独爱夏花。夏花最是热烈张扬，在暑气里绽放别样风情。田野间，向日葵汇成金色海洋，硕大的花盘永远追随暖阳，坚守着对光明的向往；庭院之中，紫薇花开得如火如荼，漫长花期诠释着温柔而持久的力量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洁白娇小的茉莉悄然舒展，清幽香气随风漫开，抚平夏日的燥热与疲惫。群芳不惧酷暑，以饱满色彩、蓬勃生机与怡人芬芳，生动诠释了“生如夏花之绚烂”的真谛。

彼岸花似乎最为醒目。花叶永不相见，花开之时，挺拔花茎托举着绯红花朵，周身不见一片绿叶，热烈中带着几分清冷，将“有花无叶”的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盛夏荷塘亦是一道经典景致，杨万里诗云：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满池碧叶簇拥红莲的描写，与无叶独绽的彼岸花形成鲜明对照。

花，更是人们寄托情思的载体。花叶两隔的彼岸花，自古便是离别与相思的象征。人间悲欢，皆可寄于花草。繁花不语，却善解人意，默默承载着世人的喜怒哀乐与绵长思念。鲜花还有治愈人心的力量。当下生活节奏匆忙，压力常伴左右，而花草能够舒缓焦虑、温润心境。夏日望见漫坡彼岸花迎风盛放，明艳色彩便能驱散心头烦闷。李清照评价桂花“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”，它不慕艳丽外表，独守一缕清香，这份从容淡然，也总能感染身边之人。

静观一花从含苞到绽放，便能真切感受生命的鲜活力量。彼岸花不凭绿叶相扶，独自迎着烈日生长，这份坚韧令人动容。龚自珍有言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，让我们懂得，即便花叶凋零，亦是一场无私的奉献。赏花的过程，亦是学会放慢脚步、接纳得失，让内心回归自然。

人生聚散匆匆，唯有繁花岁岁如约而至。一朵花、一缕香，都是时光留下的温柔印记。用心赏花，赏的是眼前美景，悟的是生命本真。于一花一木间安顿身心，在四季花开中体悟生活，这便是赏花最深的意义。

车轮碾过时光

□ 周仲婷

一辆两轮摩托车，载着爸爸和我走过一年又一年的四季流转，在我心底留下万千琐碎的痕迹。

中学时期，爸爸心疼我每周末来回走路，决定借钱买一辆摩托车。手里的钱不够，爸爸想要带着今年新打的大米做人情去借钱。第二天早上，天还没亮，爸爸把蛇皮袋装得鼓鼓囊囊的，去隔壁村脱壳去皮。再带着新米登门，开口时，他身体绷得很直，声音很小，表明借钱的来意。说完拿起桌上的水杯抿一口，看着对方的反应。听到对方应下时，爸爸细直的身体放松下来，把手里的茶杯碰一下对方的茶杯，语气诚恳地保证：“你放心，这笔钱我会尽快还你的”。拿到钱的爸爸，难得地话多起来：“我们回去就去买摩托车，下周你就不用走路回来了。”看着絮絮叨叨的爸爸，我心里暖洋洋的，爸爸不会直白地表达父爱，却会不动声色地为我考虑周全。

同样深刻的记忆工作后也有，有一年我踹隔壁县朋友的车回家，爸爸知道后，执意到收费站等我。遇上高速公路大堵车，凌晨五点多才到收费站。一下车，看见爸爸把摩托车停在路灯亮着的区域，只穿着薄外套，累得趴在摩托车头睡着。“爸”一听到我的声音，爸爸抬起头问我，嘴角扬起，微微招手示意，接着顺手拢了一下衣服。爸爸跨下车时险些没站稳，长时间的趴着，他腿麻了，扶着车缓了一会才向我走来。爸爸一边拿过我的行李箱，一边递过来一件外套。接过时碰到爸爸衣服，才发现他的外套凉凉的，我手上这件却暖暖的。这时爸爸声音闷闷地说“家里比较凉，晚上要穿两件衣服才行。”说着摩托车稳稳地跑起来。清风掠过车身，衣服的暖意直抵心底，如同父亲沉默无言的爱。

正值春笋冒头时节，雨淅淅沥沥地下，爸爸开心地开着摩托车载着一袋春笋回家时，半湿的衣服下摆沾满了泥巴，裤子破了个裂缝，我看到他膝盖磨破了皮，雨水混着血水，淌下几条黑印。他不在意地说拔笋时滑了一跤，为了抓住手里的鲜笋，不小心被树头桩子刮了一下。晚饭时，我心疼地说以后可别折腾了，爸爸却给我夹了好几口鲜笋，问我香不香。他念叨着过了这场雨笋就老了，得再多挖点给宝贝女儿留着。我后知后觉才明白，爸爸受伤也要护住的鲜笋，是他朴素又深沉的偏爱。

爸爸从来不会直白地说爱，却用无数细碎的举动，悄悄偏爱我。

大院里的肉香

□ 王紫

小时候我住在部队大院，朝夕伴着嘹亮的军号，还有整齐的“一二一”口令长大。院里的一群孩子不分男女，个个野得厉害。爬树掏鸟、下河摸鱼是常事，还会分成两队，学着大人的模样操练、打靶，整个家属院被我们搅得鸡飞狗跳，大人们看着也哭笑不得，半点法子都没有。

后来进了学校，白天好歹收敛了几分，可一放学，调皮的性子又立马露了出来。不过那些嬉闹的旧事慢慢淡了，唯独大院的食堂的肉卷和肉包子，直到现在想起来，嘴里还留着香味。

我家平日总是冷冷清清的。父亲是部队首长，常年在外带兵，很少在家；母亲是医生，整日忙得脚不沾地。哥哥姐姐又都在学校住校，偌大的屋子，多半时候就只剩我一个人。好在大院里治安好，从来没出过意外。偶尔爬树蹭破了腿，流了血，我就自己跑去医务室包扎，早已习惯了独自打理这些小事。

那会儿家里闹燥烘，我年纪小，压根不会生火做饭，父母也怕我不小心闯祸，便常在抽屉里备好食堂火票。一家人大多时候都不去开火，到了饭点，我拎上小篮子，捏着饭票就往食堂跑。早餐简单，无非是稀饭、油条配鸡蛋，打好饭回家匆匆吃完，我去上学，父母也赶去上班。

午晚两餐也寻常，中午米饭配青菜，晚上就吃馒头稀饭。放学后我径直去食堂吃完饭，回家踏踏实实睡午觉。大院离学校近，总要有同学路过门口喊上一嗓子，我一听见就一骨碌爬起来往外跑，有时候急得连家门都忘了关，在这儿也从不用担心。

平日饭菜油水清淡，每周五中午，才算得上是正经改善伙食。食堂要么蒸大肉包，要么做肉卷，是全院孩子最盼的时刻。

那肉包子个头十足，皮薄得透亮，油汁顺着面皮浸出黄黄的印子。馅料实打实的大片猪肉混着大葱，咬上一口，油香瞬间漫满口腔。肉块嚼起来扎实过瘾，和后来那些细碎的肉馅完全不一样。我年纪小，吃上一个就撑得小肚子圆滚滚的，满嘴肉香久不肯散去。

若是赶上吃肉卷，那滋味更是妙。酱色的肉片一层叠着白面，纹路清清楚楚。一口下去，香得人心里都发暖。那时候懂什么碳水、营养，只觉得肉和面层层相裹，越嚼越香。再配上一碗温热的小米粥顺一顺肚子，简单的吃食，却吃出了天大的满足。

再后来，父亲转业到了地方，机关食堂也有肉包、肉卷，可我尝来尝去，总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。往后走南闯北，吃过的美食数不胜数，可部队大院里那一口鲜香，终究成了再也找不回来的童年滋味。

诗赋远方

入山

□ 杨培林

走进幽深
把半生喧嚣，丢在山外

山泉不管不顾地淌
漫过脚下，粗糙的石头
叮咚一声
城市的应酬，就远了

那些匆匆赶路的光
突然，被流水绊住

晚风穿过林间
不说话，只抚平褶皱的心
溪水还在往前走
替山野，说出朴素的缘由

尘世隔在另一座山头
万千所求，都随它去
此刻
只留一颗心
随水温柔



新别赋

□ 吴昊

丙辰七月，暑暮未收。昊天旷邈，白云孤飞。吾女仄平，婿曰乔治，孙名里安，挈家自佛州越沧溟而来。举家六口，聚首四十日。别来八载，执手竟如初见；相视无言，老泪先滑。昔年送女西行，此心长系；八载未得一面，此恨何极。

女侍膝下，中馈惟勤，朝夕匪懈，羹汤日异其味；夙夜操持，晨昏不辍，宿恙日减。糖醋金缕，手自调羹，味出仄平；银簪入釜，泉甘火温。至亲闻之，车马云集；友朋知焉，高筵相延。举

箸忘形，不辨宾主；绕膝索抱，笑呼外公。婿恭女孝，奉觞上寿。四旬欢聚，弹指即过；八载思慕，绵若崇阿。

别期既届，廿日晨发岳阳，高铁掠云，午达中江；廿二暮辞，银鹰振翅，越沧溟而宵济佛州。佛州杳杳，烟波无极；吴门耿耿，血脉汤汤。稚子认祖，宗祠有继；庭训不坠，俎豆绵长。站台一别，汽笛催发；倚窗回首，雁字渐稀。此心如割，悲泪难收。

女去椿庭，羹羹待热；夜衣寒衾，孤枕难

温。一灯如豆，对影成三；疏星在牖，秋蛩侵梦。旧事如潮，四溯未平；荧屏乍接，里安已睡，嘴角犹含笑意；老父无言，青衫暗湿。别矣仄平，别矣里安，别矣乔治。一声珍重，万绪萦怀。

今吾独坐，追惟畴昔。八载一瞬，四十日亦驹隙；庭前老树，易易其柯；木犹如此，吾何以堪。他年再逢，不负此约；把臂言欢，如故如初。隔洋同望，明月一轮；吴氏门风，奕叶其昌。且将离恨，付之湘水；更把深情，托于楚云。赋成桐笺，掩涕长嗟，此肠一日而九回也！

生活随笔

枣林铺是古纪南城脚下一个新生的集镇。说它新，是这些年间的事儿。早些年，这里不过是大路边几户零散的人家，有的做点小生意，有的守着几亩薄田，周围几棵枣树，日子像那纪南城墙上剥落的土坯，灰扑扑的。不知从哪一年起，路修宽了，车多了，人声稠了，像春雨后地里冒出的新芽，不知不觉，就攒聚成了如今这番兴旺的光景。

集镇是“靛”了。这靛，不单是那儿排新崭崭的白墙小楼，顶上覆着乌青或红色的瓦，檐下描着些素净的花纹。早先，买个针头线脑，得赶半日的路到城里。如今，街市自自个儿长出来了，大小超市、商业一条街、美食一条街和农副产品一条街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什么你买不到的。清晨，那热气最先从包子铺的蒸汽里漫出来，白茫茫的，混着面香与肉香，暖烘烘地扑在人脸上。隔壁杂货店的老板娘，一面“哗啦”一声拉起卷帘门，一面

亮开嗓子，和对面早点摊的老汉扯着昨夜电视里的家长里短。其声音脆生生的，带着刚睡醒的轻松愉快，在清凉的空气里撞来撞去。这声，这气，这热腾腾的烟火，便是集镇一天的底色。它不喧嚣，却饱满；不刻意，却扎实。人走在其中，脚步不知不觉就慢了，稳了，像是船入了港，心也跟着定了下来。

街道也跟着“靛”了。路是新铺的柏油路，黑得发亮，平平展展，一直伸到镇子外头，连着省道国道，连着更远的世界。路旁植了银杏树、香樟树，还有些叫不出名的花树。春日里，一树一树的花开着，粉的，白的，热闹闹。但街市的“靛”，却不止在这光鲜的外表。午后，日头偏西，光斜斜地照过来，将树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印在路面上，成了晃动的、墨色的画。几个老人便搬了竹椅，坐在自家店门口的荫凉里，也不高声说话，只眯着眼，看街上驶来奔去的汽车、电动车、

□ 罗定坤

枣林铺的“靛”生活

摩托车，看放学归来的孩童追逐嬉闹，扬起一小片金色的尘土。他们的沉默，与这午后悠长的光景融在一起，竟成了街道最沉静、最安稳的骨骼。街角那家老茶馆，门脸儿旧了，木头的颜色都发了暗，可里头传出的楚剧唱腔，咿呀呀呀，透过虚掩的门缝淌到街上，却让这崭新街道，忽然有了一股子从岁月深处漫出来的、润润的底气。

于是，生活在这里，便也一天天地“靛”了起来。这“靛”，不是城里霓虹灯那种跳脱的、逼人的亮，倒像秋日枣林里、柿子树中筛下来的阳光，暖暖的，带着果实的甜香，落在人身上，是透到心里的舒坦。黄昏时分，炊烟次第升起，是极淡的青色，袅袅的，在渐暗的天色里，描出家家户户温暖的轮廓。饭菜的香味，便从这轮廓里飘散出来，东家的辣，西家的香交织着，是任何高级香料也调不出的味道。吃罢晚饭，人们并不急着躲回屋里去。大妈

像星星一样的母亲

□ 周宏伟

阳光从彩窗漏下来，落在她的手上，他就觉得这个姑娘像天上的星星。后来，母亲来到乡下的小学任教。学校没有自来水，没有水泥路，更没有抽水马桶，母亲一句抱怨也没有。父亲说，他喜欢母亲，心疼母亲，像把一颗星星摘下来捧在手心里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的家庭成员很多。母亲生了6个孩子，加上几个叔叔还在一起过日子，一大家子十几口人。母亲精打细算，一日三餐、柴米油盐全由她一个人张罗。奶奶用大锅烧饭，满满一锅菜粥端上桌，一会儿就吃光了。每天傍晚，奶奶站在门口等母亲回来，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。母亲在镇上小学教书，学校食堂

偶尔能匀出一小盒米饭。母亲揣在怀里带回家，倒进大锅里搅一搅，菜粥变稠了些，全家人才能吃顿饱饭。

母亲带着我们去田埂上割红花草，回来剁碎了捏成团，在米粉里滚一圈后上笼蒸。乡下人管那叫解放团子，吃起来粗拉粒拉地嗓子，但那时候觉得吃得香。听说粮站里有喂牛的金豆饼，母亲托她教过的学生偷偷买回来，泡开了混在粥里，也能顶一阵。

后来，大叔要娶亲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拿不出像样的聘礼。母亲一声不吭地开了箱子，翻出大哥在箱底的陪嫁，挑了两个金戒指，缝在大哥的衣兜里，叫大哥去城里卖

钱。等家里再遇到难处时，母亲又去卖陪嫁。就这样，一包首饰慢慢地全卖光了。

后来，家里日子一天天好起来，母亲开始操心儿女们的婚事。一晃眼，孙子辈都长大了。母亲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，眼睛也越来越模糊。母亲这样一个瘦瘦小小的人，像一盏快燃到头的灯，拼命地发出一点光来，照亮了父亲，也照亮了家里的每一个人。

我推开窗。夏夜的风灌进来，满天都是星星，密密匝匝的，像冲我眨眼睛。恍惚间，我好像又听见母亲年轻时弹奏的钢琴声曲。我闭上眼，还能听见她的歌声，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，亮亮的，像星星一样。